



資治通鑑綱目

新加坡國家圖書館  
No. 534

0123456789

資治通鑑綱目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001









資治通鑑綱目第八

起癸亥漢平帝元始三年盡丙戌漢光武帝建武二年 凡二十四年

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莽欲以女配帝以固其權奏言長秋

宮未建掖廷媵未充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莽忍其與已女爭即上言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太后詔王氏朕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守闕上書公卿大夫伏省戶下咸言願得公女以為天下母太后從之

夏安漢公莽奏定制度莽奏吏民車服田宅器服喪祭嫁娶奴婢品制並官

皆置郡國縣鄉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

亥癸



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

數百人

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傳舊惡冀得至京師

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章以上

為莽好鬼神可為變恠以驚懼之因推類說令歸政衛

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

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斬初章為官

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

官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

章弟子叔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莽因是獄窮治黨與連

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

紅陽侯立莽尊屬平阿侯仁素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

迫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

及王商辛慶忌諸子皆坐死凡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

遼東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

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帝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

上帝○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

○二月遣大司徒宮等迎皇后入未央宮○遣

太僕王憚等八人行天下觀風俗○加安漢公

莽號宰衡初陳崇張竦奏稱莽功德以為宜愜因如

餘人復請如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益封公以新息石

陵一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

衡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功顯君

封子男二人為侯加后聘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莽稽



首辭讓不聽。及起視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復以  
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養者。莽雖專權。然  
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  
千萬數。知太后厭居深宮中。乃命太后四時車駕。巡狩  
四郊。存見孤寡貞婦。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保  
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  
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作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  
加宜報。告天下。奏可。於是孔光愈恐。固稱疾辭位。詔太  
師。母朝。十日。一入省中。置几。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  
杖。賜餐物。官屬按職如故。

### 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制度

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  
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  
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  
至者前後千數。胡氏曰。明堂辟雍靈臺。雜見於詩禮孝

經。孟子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理考之。王者  
鄉明而治。古之堂。今之殿也。故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

子以為王政之堂。然則是天子之外朝。猶後世大朝會  
之正衙也。若呂不韋青陽總章之制。劉歆世室重屋之

說。則豈可盡信乎。若靈臺則詩與孟子言之。亦燕游之  
所耳。若辟雍則未有明言其義也。獨詩有之。曰於樂辟

雍。又曰鎬京辟雍而已。夫辟君也。雍和也。言人君有和  
德。則天地之和應之。而天下之心服之也。此二詩者亦

言與民同樂。建立都邑之事而已。未逮及學校之政也。  
况其上章。又有皇王維辟之云哉。王制記天子諸侯之

學。始有辟雍泮宮之名。不知何所本。而云也。泮水之詩  
亦未有以見其為學校者。獨取匪怒伊教之一言。以為

證。則徵能治河者。異時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  
未矣。徵能治河者。異時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

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疎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秦  
漢以來。河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

亭民室。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為四五。宜有蓋。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竈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非為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桓譚與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衣食縣官而升宰衡位。為之作。乃兩便。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升宰衡位。

在諸侯王上。○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

宗。○置西海郡。莽自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

誘塞外羌。使言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不

蓋自爾。四年以來。羌人無所疾苦。願罷地內屬。乃奏以為西海郡。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

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春正月。給祭明堂。○復南北郊。三十餘年間。

徒五。置宗師。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夏

四月。太師光卒。以馬宮為太師。○五月。加安漢

公莽九錫。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

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乃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轂。衮冕。衣裳。賜

丑乙



瑒。句履。鸞輅。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  
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雜。也。二。百。  
圭。璜。二。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署。封。王。惲。等。八。人。  
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

**為列侯** 王惲等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造歌謠頌功  
德凡三萬言詔以惲等宣明德化萬國齊同

皆封為列侯時廣平相班穉獨不上嘉瑞及歌謠琅邪  
太守公孫闕言災害於公府甄豐劾闕造不祥穉絕嘉

應。嫉。害。聖。政。皆。不。道。穉。班。徒。仔。弟。也。太。后。曰。班。穉。後。官  
賢。家。我。所。哀。也。闕。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謝。願。歸。相。印。

入。補。延。陵。園。郎。莽。又。奏。為。市。無。二。賈。官。無。獄。訟。邑。無。發  
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發

**定陶恭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 秋八月太師

**大司徒宮罷** 莽奏恭王母丁姬懷帝太后皇太太后  
璽綬以葬請發冢取其璽綬太后不許

莽。因。等。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恭。王。母。丁。姬。棺  
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之。奏。可。公。卿。在。位

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  
持。作。具。助。將。作。掘。平。之。又。隳。壞。恭。皇。廟。冷。廢。段。猶。等。皆

徙。合。浦。徵。師。丹。封。義。陽。侯。月。餘。薨。馬。宮。嘗。與。議。傳。太。后  
謚。至。是。為。莽。所。厚。故。追。誅。前。議。者。而。獨。不。及。官。宮。內。慙

懼。上。書。自。言。又。十。二。月。安。漢。公。莽。進。毒。弑。帝。帝。益  
詔。以。侯。就。第。又。十。二。月。安。漢。公。莽。進。毒。弑。帝。帝。益

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  
作。策。請。命。於。泰。時。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救。諸

公。勿。敢。言。帝。崩。莽。令。吏。皆。服。喪。三。年。斂。加。元。服。葬。廢。陵  
班。回。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衰。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

文。辭。方。外。百。變。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頃。聲。並。作。以。平。晏  
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為大司徒** 〇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又詔安

為大司徒 〇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又詔安

漢公莽居攝踐祚太后與羣臣議立明時元帝世

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

宜至是前輝光謝囂奏後并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

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莽非敢有它但欲攝攝以

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力不能制乃下詔曰已徵孝

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

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請安

漢公踐祚服天子鼓冕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

臣聽政事車服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祭祀

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次朝事常

以皇帝之詔稱制其朝見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復臣

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詔曰可

**孺子嬰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南郊○三月**

**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廣戚侯勳之孫顯之子

也年二歲託以為相最吉立之**尊皇后曰皇太后○夏四月安**

**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

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

為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

**五月太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羣臣復白劉

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冬十月朔日食○西**

太后乃詔莽朝見稱假皇帝**冬十月朔日食○西**

羌反西羌龐恬等怨莽奪其地反

二年夏五月莽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

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秋九月東郡

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三輔豪桀

起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

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陳豐謀曰新都侯

攝天子位必代漢家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藩天下傾首

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

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命時

命不成死國理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汝肯從我乎豐

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第

璜結謀勸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立信

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社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

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

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

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

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為將軍將甲卒發奔

命以擊義三輔豪桀趙朋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燒

官寺殺都尉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

安眾至十餘萬火見未央殿莽復拜王級為將軍西

擊朋等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

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

聖猶懼此况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

德莽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

諸將東至陳留與翟義會戰義敗死竟不得信

初始元年春地震○三輔兵皆破滅王級等擊趙

朋霍鴻皆殄

滅諸縣悉平。莽乃置酒白虎殿。治按軍功。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死意不在哀。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為功顯君。總練弁而加麻環經。如天子弔諸侯服。凡壹弔再會。而令孫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司威陳崇。奏莽兄子光殺人。莽怒。切責光。光遂母子自殺。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十一月。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

### 事毋言攝

劉京言齊郡新并。扈雲言巴郡石牛。臧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莽奏天子。

冬至。巴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前殿。臣與木保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臣莽敢不承用。臣請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

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

十二月。哀章作銅

匱以獻莽。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

### 室文母太皇太后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

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傳。皇帝金策書。曰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皇天上帝。降顯大祐。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敬受。已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莽請之。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彘

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於是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班彪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慈夫。

始建春正月。莽廢孺子為定安公。孝平皇

### 后為定安太后

莽篡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

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歎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定安第置門衛。使者監領。救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按金匱封拜其黨

與莽按金匱封拜王舜。平晏。劉秀。哀章。為四輔。甄邯。王公。王興。故城門令史。王盛。賣餅兒。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十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改諸官名。降漢諸侯王皆為公。王子侯皆為子

百八十二人。能立九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莽因漢承

平之業。一朝有之。其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欲更為疏闊。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故以黃帝為初祖。虞舜為始祖。追尊陳胡公為陳胡王。田敬仲為齊敬王。蓋濟北王安為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嬭陳田王五姓皆為宗室。以漢高廟為文祖。廟漢氏園廟祠薦如改禁剛卯金刀。莽以劉之為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錢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夏四月。

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莽禁不得

買賣田及奴婢。聖制廢井田。疆者規田以千畝。弱者

會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閭。制於民。臣

三十稅一。常有更賦。罷癘歲出。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實什稅五也。故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于辜。

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

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

事。胡氏曰。井田良法。致治平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為公。視民飢寒。如在己。故均地利。以予民。而不專其奉。

加以公卿諸侯。選賢舉德。共行此道。持以悠久。故法立而弊不生。維持千有餘年。及秦廢之。漢不能復。至董仲

舒始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然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井。無以使其民興於康也。又况莽賊而能行

乎。然井田實為世之良法。而買賣奴婢之禁。亦秋遣五

仁政所當先。不可以莽所嘗為而指以為非也。秋遣五威將帥班符命更印綬。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



庚午

王侯官吏外及蠻夷皆即授新印綬因枚故漢印綬五  
一將各置五帥將持節帥持幢東至夫冬雷桐華大  
餘南歷益州西至西域北至匈奴庭

年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為民

五威將帥還奏嘉

秦孤立之敗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諸侯比境周匝三秦  
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  
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室列侯頗邑  
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官室百官同制  
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然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  
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溢以致溢  
小者淫蕪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

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折景  
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滅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

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

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之中

不為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

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徵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

心因母后之權顯作威福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

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履角稽首

奉上璽鞍惟恐在後或乃稱立五均司市錢府官

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民各以所業為貢推酒酤國師公劉秀言周有象  
莽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  
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各為其司  
平民賣物不售者均官考驗得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  
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

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與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諸取金銀連錫鳥獸魚鼈畜牧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方技商賈皆各自上所為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義和魯匡復奏請推酒酤從之匈奴擊車師戊

### 已校尉官屬殺尉應之

告烏桓毋得復與匈奴使布稅匈奴責稅收酋豪縛倒懸之酋豪昆弟共殺匈奴使

使。單于聞之。發兵攻擊。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日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及五威將帥至匈奴。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單于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再拜解故印。綬奉印。將帥受著新綬。不解視印。至夜。右帥陳饒曰。單于視印。是真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不如推破故印。以絕禍根。將帥猶與。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即引斧

推壞之。明日單于果白將帥曰。漢諸侯王已下。乃有漢言章。今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帥示以故

印。單于知已無可柰。又多得賂遺。即遣弟隨將帥入謝。將帥還過左地。見烏桓民多以聞。詔匈奴還之。單于重怨恨。乃遣兵萬騎以護送烏桓為名。勒兵朔方塞下。莽遣兵擊之。當出西域車師後。王憚於供給。謀亡入匈奴。都護但欽斬之。其兄狐蘭支遂將眾二千降匈奴。單于遣兵與共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等殺校尉。冬。莽罷漢廟及諸劉為吏者。孫尉將人眾降匈奴。冬。莽罷漢廟及諸劉為吏者。建

奏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漢氏宗廟不當在長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請皆罷之。莽曰。可嘉。新公國師等三十二人皆知天命。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更號安定。安

太后曰黃白王室主。太后年未二十。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

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餽。將醫問疾。太后大怒。因發病不肯起。十二月。雷。○莽

改匈奴單于為降奴服于。遣其將軍孫建等擊

之。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更名匈奴單于曰降

人。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窮追匈奴。內之丁

令。分其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

為單于。更作寶貨。莽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

則用便而民樂。於是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

貨。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潰亂。其貨不行。乃但行

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盜鑄者不可禁。乃重其法。

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百姓便安。漢五銖錢

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

市買。莽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投四裔。抵罪者不可勝

數。於是農高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

莽將軍甄豐自殺。莽遂

殺劉棻甄尋丁隆等數百人。莽之謀篡也。吏民爭

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此開

書。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主。舜為

莽腹心。唱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皆所共謀。

而豐等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命莽居攝也。居攝

之。萌出於劉慶。謝蹻等。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

順其意。莽輒復封豐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盛。心

意已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

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

不說。而豐子尋復作符命言黃皇室主當為尋妻。莽怒

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豐自殺。尋亡。捕

得。辭連國師公秀子棻。及門人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

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荼于幽州。放尋起八風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起八風臺。言起八風臺。臺成萬金。

三年匈奴諸部分道入塞殺守尉略吏民州郡兵

起莽遣將將兵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右犁汗王咸成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助為順單于皆厚加賞賜咸走出塞傳送助登長安後助病死以登代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雲中塞大殺吏民歷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塞殺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是時諸將所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



時。後。狃。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蟲。歐。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國。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釜。鍤。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也。

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身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今臣充等深入。靈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遣中郎繡衣執法。分督之。皆乘便為姦。撓亂州郡。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滿野。及莽擾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繫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莽大

**師王莽死** 莽自莽篡後。莽迎龔。龔勝為太子師友。病博。寢劇。死。

**祭酒勝不食而卒** 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太子師友。祭酒。使者

者與郡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



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制作未定。待君為政。以安海內。

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

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莽許之。使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

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之。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

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詎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敕以棺斂喪事。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

時七十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述。齊薛方。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遂兩唐皆仕。莽封侯。貴

重。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

言。不彊致。諭麋郭欽。為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呼

呼

不出戶卒於家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  
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  
骨去職。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  
參豐歆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人猶用  
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  
歆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粟融北海禽慶蘇章山  
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班固曰王貢之材優於  
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諂薛方近之郭欽蔣  
詡好趣不汙。瀕河郡蝗生○河決河決魏郡泛清  
絕紀唐矣。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  
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

四春莽殺匈奴順單于登莽邊將言虜寇皆成定  
年春莽殺匈奴順單于登子角所為故莽斬登定

東西都及諸侯員數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  
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

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其餘以是為  
羞。以圖簿未定。未受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  
侯皆困乏。至

有傭作者。令民得賣田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  
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

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警警。陷刑者眾。莽知民  
愁怨。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然他政詩亂。刑罰深

刻。賊斂重數。西兩夷殺梓柯大尹。貉人入邊初五  
威將

猶如故焉。帥出西南夷。改句町王為侯。王邯然怒。莽諷梓柯大尹  
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擊之。不能服。莽又

發高句驪兵擊匈奴。不欲行。疆迫之。亡出塞。犯法為寇。  
嚴尤奏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匈奴未克。夫餘滅貉復

起。此大憂也。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  
斬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西南皆亂。莽志方盛。以為

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

五年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葬既改號太后為新

稟壞孝元廟更為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

毀篡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

徹塗地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

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

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

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

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

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

元帝合而薄絕之新室世世獻烏孫大小昆彌遣使

登其廟元帝配食坐於牀下烏孫大小昆彌遣使

入貢使者引小昆彌使坐大昆彌使上師友祭酒滿昌

勃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屈而服從大昆彌

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

不敬莽怒焉者殺莽都護但欽西域諸國以莽積

先昌官焉者殺莽都護但欽西域諸國以莽積

戌

元年春正月莽遣其太傅平晏之洛陽相宅莽

詔將以是歲行巡狩禮即于土中居洛陽之都既三月

而不行先遣晏等相宅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

晦日食○莽策免其大司馬遂並莽自即真尤備

失者轉拔擢孔仁等以夏四月隕霜殺草木○六

月黃霧四塞。○秋七月。大風雨雹。風拔木。飛北關。瓦。雹殺牛羊。

莽置萬國。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州牧。分六鄉。六尉。六隊。六郊。六服。總為萬國。

後歲復變更。每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名云。北邊上八饑。

人相食。莽與匈奴和親。匈奴求和親。莽即遣使質。單于初立。給言侍子登在。

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聽命。莽燒殺之。會緣邊大饑。人相食。莽乃徵還諸將。罷屯兵。單于實貪莽賂遺。故外

不失漢家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使者問。單于曰。烏桓與匈奴點

民共為寇。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益州。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莽復發軍屯。

○莽改錢貨法。莽改錢貨法。

中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貨泉。二品並行。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

二春。民訛言黃龍死。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官莽。中走觀者萬數。莽捕繫之。

改匈奴單于曰恭奴善于。莽改單于號。單于貪莽。金幣。曲聽之。然寇盜如

故五原代郡兵起。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服省獄。訟寃結。民

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執。傳相舉奏。又公士分布勸農桑。班

郡縣賦歛。遞相賂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額權以得漢政。故務自覽眾事。又好變改制度。政令

煩多。當奉行。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既不深。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



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糶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郡。鄆以此大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兵擊。歲餘乃定。邯鄲以此大

雨水出水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

三年春二月地震莽大司空王邑。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許。曰。天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

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翁。萬物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也。大雨雪雪深一丈。竹柏

或夏莽始賦吏祿先是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祿。又曰。古者歲豐則充其禮。災害則有所損。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品。即有災害。以什率

多少。而損膳焉。公卿以下。各分州郡國邑。保其災害。亦以什率。多少。而損其祿。中都官。吏食祿者。以太官膳羞

備損。而為節。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長平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焉。

岸崩壅涇水。莽復發兵擊匈奴莽羣臣以岸崩。上乃遣將擊匈奴。至邊上屯。秋七月晦日食。○冬。

莽大發兵擊益州蠻。不克。越嵩蠻亦殺其太守。

莽兵擊蠻者。疾疫死十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伍。益州虛

耗而不克。莽更遣將大發天水龍西騎士十萬人擊之。

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復

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言。今調發諸郡兵。穀。民什取

其四。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越嵩蠻夷。任貴。遂殺太守。拔根。自立為王。莽遣五威將王駿。出西域。馬耆。襲殺之。與都護

李崇出西域諸國郊迎送兵穀焉者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至伏兵襲殺之西域遂絕

四年夏六月莽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莽好空言慕古法多

封齊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菁茅四色之土。用慰喜封者。秋鑄威斗以五

為之。若此。斗。欲以厭勝衆兵。臨淮琅邪及荊州綠

林兵起。莽置義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皆用富賈為

愈病。莽復下詔申明六筦。為設科禁。犯者罪至死。民搖

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旱蝗相仍。獄訟不決。吏

旁緣菁葉。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

益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

琅邪四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毋聚黨數千人。

入野澤。掘鳧茨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

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衆數百人。諸亡命者馬武王

常成丹等。皆往從之。藏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

人。又南郡江夏衆皆萬人。莽遣使者赦之。還言盜解。償

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

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

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或言民驕。庶

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官。

五年春北軍南門災○莽以費興為荊州牧未行

免莽以興為荊州牧。是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荆揚之民

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

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

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關其租賦。冀可

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莽考吏致富者。收其財以給軍。更以

俸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諸軍吏。及  
四。以助邊急。開吏告其將。奴婢。莽孫宗自殺。宗自盡。  
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

服天子夜冠。莽大夫楊雄死。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為  
發覺。自殺。莽大夫楊雄死。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

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為三公。權傾人  
主。所薦莫不授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看

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  
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人皆忽之。

唯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鉅鹿侯芭師事  
焉。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

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徵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  
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

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後  
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病焉。

琅邪樊崇

東海刁子都等兵皆起。琅邪樊崇起兵於莒。眾百  
餘人。羣盜以崇猛勇。皆附

之。一歲間至萬餘人。逢安。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  
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起兵。鈔擊

徐充。莽遣使者發  
兵擊之。不能克。匈奴烏累單于死。弟呼都而尸

道。皇若鞮單于與立。

六年春。莽立須卜當為單于。大募兵擊匈奴。莽遣

誘賞。將至長安。立為須卜單于。大司馬嚴尤曰。當在右  
部。單于動靜。輒詔中國。此方面大助也。今迎置長安。薰

街。一胡人耳。莽不聽。而匈奴寇邊益甚。莽乃大募天下  
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二十取一。

欲以擊匈奴。輔立當。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  
軍馬。以秩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或言

卯巳

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嚴光諫曰。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光。大司空史丹升奏記司空王邑曰。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騫覆車之轍。踵循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踊。斛至數千。吏民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并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聽。關東饑旱。時饑年。刁子都等黨眾。浸多。至六七萬。

庚辰

地皇元年

春正月。莽令犯法者論斬。毋須時。莽下書曰。步

行師。敢有趨譏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秋七月。大於是。春夏。斬入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

風毀莽王路堂。○九月。莽起九廟於長安城南。

黃帝廟方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功費數百餘萬。卒徒死者萬數。大雨六十餘日。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適求等

及郡國豪傑數千。莽更鑄錢法。不可勝行。乃更輕其

人。皆為莽所殺。法鑄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

與同罪。由是犯者愈眾。檻車鎖頸。傳詣長安。鍾官以十萬數。死者以唐尊為太傅。身曰。國虛民貧。在秦秦

什六七。車藉藁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幘。汙染其衣。莽聞而說之。下詔

申救公卿思與厥收郵惲繫獄惲明天文歷數以為

齊封尊為平化侯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運之

年春正月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莽毀漢高廟惡

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廟拔劍四面提擊莽南郡

秦豐兵起人豐聚眾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

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

曰太史令宗宣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唐尊飾

六莛以窮工商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

為青徐一州牧既而罷之起為盜賊稍稍羣聚常

思歲熟得歸鄉里眾雖萬數不敢畧有城邑轉掠求食

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是歲荊州牧討綠林賊王匡

等迎擊大破牧軍鉤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終不敢

五萬餘口又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為賊所獲賊送付縣

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彊督盜捕盜賊

宰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為是賊曰以

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為非。羣盜偷宄。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救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同。心。弄力疾惡。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况。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與庫兵。與刻石為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况自劾奏。莽讓况弄兵。以况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復况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况領青徐二州牧事。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答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畧。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責詰對。兵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病帥吏士。職則為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幸蒙

勅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轉相驚駭。恐見詐滅。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萬餘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况。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况。遣使者賜况璽書。因令代監其兵。遣况西詣長安。况去。齊地遂敗。

三年春二月。關東人相食。夏四月。樊崇兵自號

赤眉。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初。樊崇

寢威。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劍莽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崇等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

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如田况之言。卒。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兵。莽遣其

將軍嚴尤。陳茂擊之。

綠林賊遇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王常等西入南郡。號

下江兵。王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蝗飛蔽天。○流皆自稱將軍。莽遣嚴尤。陳茂擊之。蝗飛蔽天。○流

民入關者數十萬人。

莽聞城中饑饉。以問中黃門王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

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秋七月。荊州平林兵起。新

王匡等進攻隨。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赤眉破廉丹誅之。

莽以詔書讓廉丹。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推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

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

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

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取及先祖哉。丹不聽。衍奉世曾孫也。赤眉別校

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匡引兵進戰。漢宗室劉

續及弟秀起兵春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

附之。初。長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蕤侯熊。熊

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

外為鬱林太守。外生年。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今歸。後要

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續。仲秀。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

下雄俊秀隆準日角嘗受尚書長安畧通大義性勁務  
橋續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嘗過穰人蔡少公少  
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  
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宛人李守好星歷  
識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  
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  
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  
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迎秀與約結定謀  
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  
梁丘賜以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春陵舉兵以相應於  
是續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  
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  
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  
子弟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  
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  
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

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人續使族人招說  
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  
又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李  
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  
下江兵與莽荊州牧戰

大破之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等收散卒冬十一

月有星孛于張○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丘賜

戰不利遂與下江合兵襲取其輜重劉續欲進攻宛至小長安

聚與甄阜梁丘賜戰續復收兵保棘陽阜賜乘勝留

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臨沘水新市平林見漢兵

數敗各欲解去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續與秀俱  
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續見常  
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  
復興即真主也續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餘將



言之。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之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誣吟思也。民所恩者。天所與也。舉大事當下順民心。上天所去功。乃丁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况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諸將素教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春正月。攻阜。賜誅之。又破嚴尤陳茂於**

**清陽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雖數萬人。訖無文書。始元年。更

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

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

**將軍劉玄為皇帝。大赦改元。**

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

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桀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續。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續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續示其議。續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劔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二月朔。設壇場於清水上。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大赦改元。拜置公卿。以續為大司徒。秀為太常。偏

將軍由是三月劉秀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莽

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兵會嚴尤陳茂夏

五月圍昆陽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

吏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

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

四十二萬人號百餘萬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

月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威皆反走入昆陽惶怖

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非力禦

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即拔一日之間

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

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

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迫急乃更

請秀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

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

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

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不如先

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

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鞠撞城積弩亂發天下

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

憂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莽棘陽長岑彭以宛

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

城降漢玄入都之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

殺彭劉續曰彭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

大事當表義士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

六月劉秀

大破莽兵於昆陽下誅王尋

劉秀至鄆定陵悉發諸管兵諸將貪惜財

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

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朔秀自

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十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數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執。震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淄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水為不流。邑充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關中震恐。於是海內豪桀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劉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劉

秀徇潁川。馮異以五縣降。

劉秀復徇潁川。屯兵巾車鄉。郡掾馮異監五縣。

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効。力無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玄殺大司徒。續以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

劉秀為破虜大將軍。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其始除之。續

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以為將軍。又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收稷誅之。續固爭。李軾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續殺之。秀自父城馳請宛。謝司徒官屬。迎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秋。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士道封武信侯。

西門君憲謂涉曰。議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及大司馬董忠等謀劫莽降漢。漢遣皆自殺。

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廢其誅莽以軍師外破  
大臣內叛左右無所信憂德不能食但飲酒自贖  
軍書倦因馮几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成紀隗囂  
寤不復就枕矣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成紀隗囂  
隗囂子子壽素有名好經書共推為上將軍囂聘平陵方  
豐以為軍師望說囂立廟祀高祖太宗世宗囂臣親  
殺馬同豐移檄郡國數莽罪惡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  
安定大尹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成張掖酒泉  
燉煌皆公孫述起兵成都初茂陵公孫述為清  
下之公孫述起兵成都有能名遷導江卒治  
尹南陽宗成起兵徇漢中以應漢眾數萬人述遣使  
之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謂郡中豪傑曰天下同苦  
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  
辜而婦子慘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詐為漢使者拜述  
將軍兼益州牧擊劉望稱帝於汝南以嚴尤陳茂  
為將相玄遣兵擊之殺望誅尤茂○遣上公王

為將相玄遣兵擊之殺望誅尤茂○遣上公王  
巨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曄起  
兵開關迎建九月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眾

共誅莽傳首詣宛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

起兵應漢西拔湖莽憂不知所出乃率羣臣至南郊陳

具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

會哭甚悲哀者除以為郎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將

精兵數萬以東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它財物將

是莽賜九虎士人四千錢泉重怨無闕意至華陰四  
匡曄擊之敗走曄關武關迎漢兵以弘農掾王憲為  
尉將數百人北度渭至頻陽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  
兵稱漢將率眾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長安



魯位。至上谷。太守耿况。况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勅兵入見。使者曰。天下初定。使君建節。何命鄰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取印綬帶之。使者不取。以彭寵為漁陽太守。寵人彭

亡命在漁陽。韓鴻為更始使。徇北州。樊崇降漢。既而承制拜寵。漁陽太守。以漢為安樂令。樊崇降漢。既而逃歸。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復興。留其兵。自將國邑。而留衆稍。莽廬江連率李憲。據郡。稱淮南王。離叛。乃復亡歸。莽廬江連率李憲。據郡。稱淮南王。

○玄封劉永為梁王。子也。都睢陽。以劉秀行大

司馬事。遣徇河北。更始命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

以為不可。賜深勸之。乃以秀行大。以劉賜為丞相。令

入關脩宗廟宮室。○大司馬秀至河北。除莽苛

政。復漢官名。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

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故

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

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

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

問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

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屢起。志在財

幣。專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

而己。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

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折。形執可見。明公雖

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討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續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滯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依。人久饑渴。易爲克飽。宜分遣官屬。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謂秀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自結納。十二月。王郎稱帝於邯鄲。

### 狗下幽冀

劉林說秀決列人河水以灌赤眉。秀不從。去之真定。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與林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等入邯鄲。是詐稱真子與林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等入邯鄲。立即爲天子。狗下幽冀。州郡響應。

年春正月。大司馬秀北徇薊。○二月。玄遷都長

安。三輔既平。申屠建。李松。迎更始遷都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俛首刮席。不敢

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封諸功臣。遣大司

何。左右皆官省。久吏驚愕相視。馬朱鮪將軍李軼鎮撫關東。李松。趙萌。說更始宜

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然後

立諸功臣。皆爲王。以鮪爲膠東王。鮪辭不受。乃以爲左

大司馬。使與李軼。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

軼等鎮撫關東。更始納萌女爲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羣臣

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言者。更始怒。拔劍擊之。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

爛羊頭關內侯將軍李淑上書切諫更始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徵隗囂為右將軍更始徵隗囂及方望以為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大司馬秀以耿弇為長史耿况遣其子弇詣長安弇時年二十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與弊賊卒為降虜耳我至長安陳漁陽上谷兵馬歸發突騎以韓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令功曹王霸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掄之霸慙懷而反秀將南歸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蚤此兩郡桂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奈

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

走信都和戎發兵擊邯鄲薊中反應王郎城內擾

夜南馳至蕪葦亭時天寒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至虜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即詭曰水堅可度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度未畢數騎而水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燒火秀對竄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我太守鄧彭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彭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彭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圖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



勤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截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子都軍中。任光以為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先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傳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為將軍。衆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植說降之。因納楊甥郭氏為夫人。進擊元氏。防子皆下。

○大司馬秀以賈復祭遵為將軍

漢中王嘉既克延岑。有衆數十萬。於

尉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曰。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薦復及陳俊。秀以復為將軍。俊為掾。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玄遣尚書僕射鮑永。安集河東之。必不私諸卿也。初。王莽既殺鮑宣。吏欲殺其子永。上黨太守苟諱保護之。得全。更始徵為尚書僕射。將兵安集河東。永以馮衍為將軍。屯太原。與上黨太守大司馬秀拔廣阿。馬司田邑。繕甲養士。以扞衛并土。引兵東北。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耿弇以上慈母。古之與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

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其將寇恂吳漢等為將軍夏四月進拔邯鄲斬

王郎前中之亂取奔與大司馬秀相失北走昌平說其父况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

北州多欲從之寇恂曰邯鄲拔起難信大司馬伯升足第尊賢下士可歸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眾邯鄲不足

圖也况遣恂約彭寵寵吏吳漢蓋延王梁亦方勸寵從秀會恂至乃發步騎三千人以漢延梁將之攻薊殺王

郎將趙闕恂還與長史景丹及奔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以下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

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眾丹問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中初

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秀自登城問之奔拜於城下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

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丹等皆為偏將軍加况寵大

將軍封列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

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與合軍圍鉅鹿郎遣將倪宏救鉅鹿秀戰不利丹等縱突騎擊之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

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耶耿純曰久守鉅鹿士眾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四月進軍邯鄲連戰破

之郎使杜威請降威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與者乎威求萬戶侯秀曰願

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五月拔邯鄲郎走追斬之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

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故吏士非交戰受敵常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並玄立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大司馬秀為蕭王

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為幽

州牧。韋順、蔡充為上谷、漁陽守。蕭王居邯鄲宮。晝卧温

明殿。取食入。請問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蓋兵王

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為？」弁曰：「王郎雖破，天

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

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

能辦也。數必不久。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弁曰：「大王

哀厚，身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

弁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

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

貴戚縱橫於都內，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

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

重，公可自取。母命他姓得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

更始。貳於秋，蕭王擊銅馬諸賊，悉收其眾。南徇

河內，降之。是時諸賊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王欲擊

幽州突騎，苗曾敕諸郡不得應調。漢收斬之。弁到上谷，

亦斬韋順、蔡充，悉發其兵。王擊銅馬於鄴，吳漢將突騎

來會，悉上兵簿於冀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

王以朱浮為幽州牧，治薊。銅馬夜遁，王追擊大破之。受

降未盡，而高湖重連來，與其餘眾合。王復與戰，悉破降

之。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

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

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悉以分配諸將。衆遂

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形鐵脰五幡十餘萬

衆在射犬。王擊破之。南徇河內，太守韓歆降。謝躬數破

襲王，未發。至是，率兵數萬還鄴，邀擊尤來於隆慮山。大

敗。王使吳漢、岑彭襲據鄴城，躬還。漢等斬之。其眾悉降。

公孫述自稱蜀王。更始遣李寶徇蜀。漢公孫述遣其

弟迎擊於綿竹。大破走之。述遂自

更始遣李寶徇蜀。漢公孫述遣其

弟迎擊於綿竹。大破走之。述遂自

更始遣李寶徇蜀。漢公孫述遣其

弟迎擊於綿竹。大破走之。述遂自

立為蜀王。都成都。民夷皆附之。**冬赤眉西攻長安**。赤眉雖數戰勝而

歸樊崇等慮眾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既入潁川。遂

分二部。崇自武關。徐宣自陸渾關。兩道俱入。更始使王

巨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寇恂**

**守河內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蕭王將北徇

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

遣西入關。時朱鮪李軼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王以

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

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

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

內。當給足軍糧。車馬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拜馮異

為孟津將軍。統兵河上。以拒洛陽。王乃引兵。玄以隗

囂為御史大夫。更始誅崔。隗義。謀叛歸天水。囂告之。梁王

**永據國起兵**。梁王永起兵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南。

將帥。又拜賊帥。西防。佼。疆。東海。董。憲。琅邪。張步。秦豐據

為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黎丘自號楚黎王**。田戎陷夷陵。轉寇郡縣。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春正月。方望以前定

安公嬰稱帝於臨沔。玄遣兵擊斬之。○赤眉至

弘農。玄遣兵擊之。大敗。赤眉進至湖。○夏四月。

公孫述稱成帝。號元。龍興。蕭王擊尤來。大搶五幡。敗

之王擊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為所敗。歸保范陽。軍  
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眾乃定。陳俊曰。賊無輜重。  
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  
人。堡壁堅完者。殺令固守。放散在野。朱鮪殺李軼。攻  
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

溫平陰馮異寇恂擊破之

馮異遣李軼言勸令歸

伯升之死。不自安。乃報異書而不復與爭鋒。故異得  
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成臯。已東十三縣。降  
者十餘萬。斬河南太守武勃。軼開門不救。異以白王。王  
報曰。李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  
警備者。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  
者。鮪遣將攻溫。自將攻平陰。以緩異。寇恂聞之。勒軍馳  
出。移告屬縣。發兵會溫。軍吏皆諫。宜待眾軍畢集乃出。  
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將戰。而

馮異遣救。及諸縣兵皆至。再擊破之。異亦度河。擊走鮪。  
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而歸。自是洛陽城門晝閉。暴  
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馬武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  
社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騫擊之乎。  
王不聽。蕭王遣將追尤來等。又大破之。復遣兵漢等

追尤來等。破散略盡。賈復傷者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  
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  
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六月。蕭王即皇

帝位。改元大赦。

王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不聽。到

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搢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  
間者。其計同。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  
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  
之恩。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

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郿。召馮異問曰。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璽。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請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乃即位於南鄧。禹擊定河東。樊參。劉均。將數萬人攻禹。禹擊新之。遂定。長安亂。玄奔新豐。張印與諸將議曰。赤眉且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入說更始。更始怒。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振。以拒赤眉。印與申屠建。隗囂合謀。欲共劫更始。成前計。更始知之。斬建。使兵圍囂第。印等勒兵燒門大戰。更始大敗。囂竄。圖走歸天水。更始奔新豐。復疑王匡等與印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印等合。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進至鞏陰。軍中有齊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詐言王怒曰。

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先是赤眉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恭少習尚書。隨宗等降。更始復封式侯。在長安。茂。盆子留軍中。屬卒史劉俠卿。主牧牛。至是求軍中。景王後得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三人。崇曰。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爲三札。置笥中。書其一爲符。曰上將軍。於鄜北設壇。場大會。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襦。冠。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誓折棄之。猶朝少拜。劉俠卿時欲出從。茂見。戲使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也。秋七月。以鄧禹爲大司徒。王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伏湛爲尚書令。帝使使持節。拜禹。

萬戶。禹時年二十四。又案赤伏符以梁為大司空。又鈔以藏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舉不悅。乃以吳漢為大司馬。初更始以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起兵。湛獨晏然。猶百姓。一境賴以全。徵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為西征。拜湛為司直。鄧禹度河破左輔兵。禹度河入夏陽。行司徒事。帝如懷。遣吳漢等圍洛陽。○八

公乘欽引眾十萬。帝如懷。遣吳漢等圍洛陽。○八

月玄復入長安。更始攻王匡。張卬於長安。連戰九月。

赤眉入長安。玄奔高陵。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

繫詔獄。聞敗。乃出從更始於渭濱。將封玄為淮陽王。

詔敗賊害者。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宛人卓茂。

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

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

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

手。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

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

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

為敬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

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

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

大行。道不拾遺。還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  
審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  
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大傅。封褒德  
侯。司馬。公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  
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  
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之首。宜  
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朱鮪以洛陽降。又十  
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 月帝入都之

彭嘗為鮪校尉。命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  
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不  
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  
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即  
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傳封累世。侍御史杜詩。安集  
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教曉不敗。遂格殺廣。上召  
見。賜祭。任之。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 淮陽王降於赤眉

更始遣劉恭。請降於赤眉。赤眉將  
殺之。恭為請。不得。拔劍欲自刎。榮

等乃赦更始。封為長  
沙王。恭常擁護之。

### 鄧禹引軍屯柵邑

劉盆子居  
長樂宮。兵

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  
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  
止輒停車持節。以勞來之。父老。重釋垂髻。戴白滿其車  
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  
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  
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  
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寧能堅守者邪。上  
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  
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禹於是引軍。十一月。  
北至柵邑。所到諸管堡郡邑。皆開門歸附。

### 梁王永稱帝。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

三輔  
赤眉



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印等使謝祿縊殺之  
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

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隗囂歸天水復聚其衆

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荒遠

為師友鄭興為祭酒申屠剛杜林為治書馬援揚廣王

遵周宗行巡王元為將軍班彪之屬為賓客名震西州

援少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元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

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

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

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

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

慮穉之寶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寶融累世

子也寶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任官河西

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

度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

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趙萌求往更始以為張

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桀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

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相與議曰今

則不能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  
共全五郡觀時變動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以  
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  
辛彤為燉煌太守唯庫鈞為金城太守如故而融亦仍  
居屬國領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  
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  
學禮羌胡犯塞融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

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之立以為漢帝

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自立為上將軍西平王使便與  
匈奴結和親單于以為漢氏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如

呼韓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將軍馮愔反。帝以關中

騎迎芳入匈奴。立為漢帝。馮愔不進兵。賜書責之。馮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

徵兵引穀。將軍馮愔宗歆守柁邑。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馮。馮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情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報馮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康

持節往降之。防果執愔歸罪。鄧禹承制以隗囂為西州大將軍。馮愔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隗囂擊破之。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

田邑以上黨降。帝遣劉延。攻天井關。更始將田邑。推

黨太守。帝又遣儲大伯。持節徵鮑永。永未知更始存亡。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詢問虛實。

二年春正月朔日食。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益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及

是日大會。盆子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

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噓唏。崇等憐之。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後不

敢。因共抱持盆子。帶以重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

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遣吳漢等破檀鄉賊於鄴東。子

都為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檀鄉。號檀鄉賊。寇魏郡清河。魏郡大吏李熊第陸謀反。賊迎之。或以告太守

鮑期。期召問熊。熊首服。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往就之。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城門。陸不勝愧

感。自殺。以謝期。期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帝遣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破之。十餘萬眾皆

降。諸營保悉。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

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今封四縣不  
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

減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  
曰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

帝從之使郎中魏郡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  
重國土遠近地數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為

能尚書衆事皆命總錄之故事尚書立宗廟郊社于  
郎以令史久次禱帝始用孝廉為之

洛陽起郊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赤眉大  
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掠長安西入安定北地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珍  
寶燒宮室恣殺掠城中無

復人行乃引兵號百萬轉鄧禹入長安禹入長安謁  
掠而西遂入安定北地

送洛陽行園陵真定王楊謀反伏誅○鮑永來降  
置吏士奉守

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何等封上印  
綬悉罷兵幅中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象安在永離席

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  
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既而求以茲功見用衍遂

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遣  
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而已何

患死大司空梁罷以宋弘為大司空命帝怒欲誅  
之既而赦之以為中郎將北守箕關以宋弘為大司空

弘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命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  
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

讓之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  
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

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  
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  
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

帝合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謬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爭。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措據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漁陽太守彭寵反**。帝之討王郎也。彭寵

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及吳漢王梁為三公。寵愈怏怏。幽州牧朱博年

少。有俊才。欲厲風述。叔士心。多所辟召。發諸郡倉穀廩贍之。寵以為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博數

譖寵。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徵寵。寵益自疑。其妻固勸無受徵。帝遣寵從弟于后蘭卿。喻之。寵遂發兵。反攻博於薊。又數遣**延岑反**。據漢中。公孫述擊

取之。延岑復反。漢中王嘉敗走岑。遂據漢中。為更始不利。岑引北入散關。嘉追擊破之。述遣將從**遣執金**

吾買復擊郾。破之。更始諸人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曰。郾最強。宛為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

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夏四月。遣將軍蓋延等擊劉永。圍睢陽。遣

吳漢擊宛。宛王賜降。賜奉更始妻。封侯。封兄續子章為太原王。與為魯王。淮陽王子二人為列侯。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帝以貴人陰麗

華。雅性寬仁。欲立以為后。貴人以秋賈復擊召陵。新息皆平之。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為取。欲殺恂。恂知之。不殺。與相見。婦子

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劔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數屬縣。盛供具。諸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勤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八月。帝自將征五校。降之。○

遣將軍鄧隆討彭寵。不克。帝遣鄧隆助朱浮討彭。遣吏奏狀。帝曰。管相去百里。其執不相及。比若還。北蓋軍必敗矣。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不能救。蓋

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大破之。青徐羣盜張步。永走保湖陵。延遂定沛。楚。臨淮。

等降。帝使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羣盜聞劉永將軍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隨隆詣關。將軍

鄧奉反。吳漢徇南陽。多侵暴。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愁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與諸賊合從。

九月。赤眉發掘諸陵。復入長安。鄧禹戰不利。走雲陽。延岑屯杜陵。赤眉引兵欲上隴。魏翫遣將迎擊。

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汙辱。呂后屍。鄧禹擊之。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安。延岑中

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岑大破安軍。死者十餘萬人。冬。遣將軍岑彭。王常等

討鄧奉。高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漢忠將軍。使與岑彭。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

率七將軍討鄧奉。彭。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

京師

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為

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

卒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

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乎定安集之耳。

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教。無

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

降。司馬公曰。周頌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先武之所

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又詔徵鄧禹還。曰。慎

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遣先

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遣先

祿大夫伏隆拜張步為東萊太守。○十二月。詔

復宗室列侯為莽所絕者。○三輔大饑。赤眉東

出。馮異與戰破之。

三輔大饑。城郭皆空。遺民往往聚

為營堡。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

所得。乃引而東。衆尚二十餘萬。帝遣侯進屯新安。耿弇

屯宜陽。敕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南走。可引

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

資治通鑑綱目第八









